

《荒原之恋》:采自荒原的硕果

□成曾楷

一本好的小说能让读者在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环境里得到一种全新的体验,有时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体验,谢耀德的长篇小说《荒原之恋》便会令人生出这样的感觉。作品通过李长庚与爱莲坎坷、曲折、凄美的爱情经历,写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历史变迁,特别是通过三代人的经历,写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小说重点写了李长康与爱莲等第一代石油工人的奋斗史,让人身临其境。如开采石油时的艰苦生活场景,住地窝子、与狼大战、刮大风、缺水、发洪水夺去了孩子的性命,再现了许多当年的真实场景。为了“要采出石油,让毛主席放心”,职工们“吃三睡五千十六”,豁出命去干,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而当年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1216钻井队在青疙瘩山打出的青北09号高产油井,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小说记录了历史、时代,也让我们重温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小说还记录了中国和前苏联分裂、前苏联专家回国的事件。后来搞“大跃进”,“青菜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

小说尊重历史,对前苏联专家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我们应该承认,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建设发展的确发挥过较大作用,他们在工作上讲科学、讲

程序,人也都很幽默,但我们以往往往容易走极端,要不就是“老大哥”,要不就是“老修”。小说中真实的描写使人物避免了简单化、脸谱化,如沙德罗夫、雅科夫斯基等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前苏联专家节省下饮用水,让袁潇然洗澡这一段故事就很感人。之前,袁潇然认为前苏联专家傲慢,后来则主动为他们洗衣服,这种转变是很真实的。

这部小说的成功还在于故事很吸引人。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小说不好写,石油题材亦不例外,但是这部小说却很吸引人。其中的原因,一是作品的主线是一段凄美的跨国的爱情故事,引人叹息,引人同情。二是主人公李长庚的经历带有浓郁的传奇性。小说里曾有这样的概括,这个中国汉子在山东老家种地练武、打伤地主少爷,不得已闯关东,挖过煤、淘过金、当过匪、打过日本鬼子;误入前苏联境内,在西伯利亚修过铁路、伐过木、逃往莫斯科、参加卫国战争,立过功、负过伤,赢得俄罗斯姑娘的芳心。回到中国,在黄土山打井采油,建设炼油厂。在政治运动中,他被审讯、被批斗、被游街、被毒打、被关押、扫大街,遭受非人折磨;改革开放后平反,在炼油企业的建设中突发脑出血,一生经历坎坷,命运起伏伏,感情纠纠缠结。这样的故事写出来不但能满足读者的阅读诉求,而且

在故事的讲述上也是生动曲折。三是作者有很深厚的石油人的生活底子,对采油、炼油都很熟悉,此外,对前苏联的情况也十分熟悉,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书中有不少篇幅涉及专业的知识,如地质结构与油层的关系,还有独特的西部风情的展现等,这些都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长期的观察,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作家长期深入生活与体验的结晶。

但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一个最大成功之处,还在于它的深层思想与意义的表达。虽然小说写了许多感人的恋情,但它绝非仅限于男女的恋情或私情以及小家庭的遭遇命运的表现。透过对这些恋情的描写,小说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始终是与国家的兴衰起伏相随相伴的,在一个动荡的或是丧失理智的社会里,既无幸福与情感的特区,也无个人命运的世外桃源。因此,我们都有责任对我们经历过的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史为鉴,今后少走弯路,少走苦难之路,少走灾难之路。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小说具有很积极的社会意义,即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奋力拼搏的精神,也表现出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同时也颂扬了忠贞的爱情。我以为,这种态度和责任感的应该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天堂云》:诗歌帮人们走出灾难

□刘海燕

契机与必然

在诗人温青的军旅生涯中,赴高原玉树抗震救灾,已经在他的生命中留下双重纪念,一是长诗《天堂云》,一是因长时间高原缺氧造成的不可逆的心脏损伤。后一种纪念,在军队医院就职的温青,他在去之前就应知道自己身体所要面临的挑战,军人和诗人的性情,使他断然选择危险与“非常”。生命中的重大经历,为一个诗人大诗作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但也只是契机,并非必然。必然来自诗人的目光和心性,诗人温青一贯凝望的是具有启示录性质的大物,倾心的是穿透人世与自然的大思考,如他的《天生雪》《水色》等,他从来不写日常小经验。到玉树,他仰望上苍,通过天堂云去思考灾难,思考人类的路路与归途,是很自然的事情。

具有大诗心的诗人在在社会层面上写诗的人,差异大概就在这里——同样的契机,那么多人写的都是抗震救灾,与现场、现实拉不开距离,其复制的表情,煽情的气质,令读者、编者心生厌倦。习惯于超拔思考的诗人温青,在满目疮痍、余震不断的玉树,在帮助受难同胞的同时,也找到了一个诗人生命中肃穆、高贵的角度和表达方式。

凝视天堂和万物的角度

《天堂云》没有太具体描述玉树地震造成的灾难,开篇起调高远,“天堂里云来云去……/没有人看清它的面目/那些飘扬的光阴/挂在了拥挤的天堂里//所有过往的精灵/都向下眺望/白云铺地,大雪无乡……”

这么高远的起调,而且是一首长诗,对于诗人的思考能力、诗境的拓展力、语言的提纯等,都是高难度的挑战。生活中的温青很像他的名字,有着上善若水的兼容与厚道。今年初秋见他,他还给我留下了语速缓慢甚至青涩的印象,但《天堂云》的作者可是一位肃穆的男子汉型的哲性诗人,他以巨大的野心,寻找着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表达。

诗人对于上苍的景仰,使他的诗行沐上了圣光。他描述灾难,但更让读者感到万物被来自天庭的光温暖地照耀,如下列诗句:

风醒了,水醒了/太阳照开了冰雪的泪眼/青稞抬起了头
“70后”的温青是从草根阶层挣扎出来的诗人,青春时代他曾在豫北乡办煤矿的深井中挖煤,是诗让他的心从黑暗中升起。后来,参军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样一路走来,可见温青身上有着超常的毅力,也许因此,他更懂得体恤灾难中冰雪下欣然醒来的万物。

一个皈依高原的生灵/是不能毁灭的/如同佛主的经卷和匍匐在地的草/用无数的轮回/描摹一个永世的希望

诗人发现,生灵与山川大地、日月星空本就是一体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谈论历史时曾说:“我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在诗人的笔下,万物也都紧密相连,因此,它们才拥有生生不息的希望,这种可视的希望,也可以说是感性的宗教。它引领我们在灾遇灾难后寻找天地间的大秩序,寻找精神皈依……这是人类得以长远自救的良方。

路途的艰辛/其实不只是一种磨难/是神明生长的过程/把天堂的云彩/一丝一缕挂在心间//从此/死亡不再是死亡/苦难也不再是苦难/神明引导的生命/永生于山石泥土和青草之间

从《天生雪》《水色》到《天堂云》,温青一直在寻找着天地间的大秩序,《天堂云》更突出寻找生命与神明的关系、生命中的信仰。诗人从地面的人群中,发现了与高空对接的神脉,找到了在天地间看待灾难的大角度。

诗人温青这样看待厄运:
让我们原谅所有的厄运吧/包括那些山崩地裂的颤动/那些地动山摇的雷电/那些冰雪掩埋的泪滴/那些侵入内心的风寒

诗人从宏大的时空观中来看这场灾难,没有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去诉说灾难,更没有抱怨,他沉静客观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悲欢离合/触发了一个暴力的出口”。

通过描述与这灾难有关的一切,温青所要表达的是心灵的感应,在极端情境中心灵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以翻山越岭般的思考气势,一直在追问,我们心中的天堂在哪里?天堂到底是什么?

天堂不远了/与天庭相连的大草原/在冰雪下绿了……//牦牛、野骆驼和黄羊的爱恋/葡萄于牧草/无边无际的奔跑和追逐/是天堂的歌谣
人类要有爱和审美的眼睛,才能处处感受到天堂的气息。

天堂就在心中/每一个玉树高原的藏民/从和尚到尼姑/从喇嘛到活佛/得以微笑,得以虔诚/得以安居乐业于一元所有

温青所要寻找的是我们内心得以安宁的秩序,是精神的天堂。
天堂是每一个人的坦途/面对内心的安静/每一次苦难和失败都可以曲径通幽/无限辽阔的大草原/每一段草根/都有钻出泥土开花结果的理由

温青特别阳光,对万物有着根系相连的爱,他内心的定力和信仰,使他总能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公,能掠过苦难寻找希望,因此,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

以感恩之心面对世界

《天堂云》的精神气质通灵透彻、温暖有力的语言,长河奔流般的大气,已构成了一部大诗作的坚实轮廓。《天堂云》的精神气质,突出表现于人在天地间的感恩,这首长诗可以看成是诗人温青对这个世界心疼至极的理解和谢辞。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文化研习,也缺少这样一种经验研习。

这是被天空拥抱的土地/这是被青草温暖的土地/每一块山石都是从经书坠落的英灵/它们经历一切/它们记录一切……

在诗人的笔下,物与物都是相互温暖的、长相厮守的,山石也是有灵的、有心路历程的,它们都以爱的方式活着。

哲学家赫斯贝尔斯在综观世界上卓有成就的大哲学家时曾讲:“如果我只



是我自己的话,那我必然会变成荒芜。”事实上,我们的当代生活,就是因过度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过于关注自己,而造成了精神生活的颓败。在这个角度上,《天堂云》所描述的万物相知相爱的景象,对于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是一种提醒。

自然界懂得如何疗伤,虔诚的心也是,因此,这灾难很快就成为过去式。在温青的笔下,看不到成年人可怕的灰颓的一面。

五月初春乍泄/天际的闷雷开始低吼/为一个悲剧打上封条/为长跪匍匐的少男少女/指引一条通向万年灵塔的天路

哀伤埋进了黄土/天堂下的玉树绽开笑容/所有的云朵朝觐太阳……
云朵感恩于太阳,万物都在写着颂词……这种无所不在的感恩,这种广阔而肃穆的情感,传达着圣美之爱,传达着信仰。

今年初夏,我经历母亲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那些白天和黑夜,才实在感到肉身一分一秒被阴阳撕扯的不堪忍受,明白医术已经无用,才深感最后时刻能帮一个人的是自己心中的光——心中的神灵和信仰,那就是精神的皈依。此前只是抽象地认知,此后才知每个人最终都会迫切需要。可不是需要时就有东西,你怎样才能真的信呢?那可是年复一年、或者一辈子的事情。

方感到温青在大灾难中向苍天仰望的目光是如此重要。在生命的底色中,温青是一个有信仰的诗人,他在高原目睹了太多有信仰的人与物,他的眼睛不仅是在寻找灾难,而是在寻找信仰的源泉。这样,诗才能帮一个民族找到希望,从灾难里走出来。可以说,这是《天堂云》对当代精神生活特别的贡献。

《天堂云》也存在有待提升的地方,简单地讲,这首长诗起调高远,再向上清晰有序地上升就很困难,这样,就显出推动力的不足。

思无止境,尽心则善。多年来,温青像写诗那样用心地做一名军人,又把军旅生活中涵养的正气、力量和生命中的光影时刻,都转移到了诗中,在这份伟大的事业中,保持着一颗虔诚的心。

好小说是有气息的,这种气息相对于小说,好比呼吸相对于人。只有能呼吸的人才能称之为有生命的人,同样,存在气息的小说才能称之为精品。读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它的气息,这种气息将它置于优秀小说之列,虽然每一篇小说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故事情节,虽然作为短篇来说,它的篇幅似乎很长。门罗的小说突破了我们平时对于短篇小说字数的定义,她的每一个短篇至少两万字,长的时候,7万字。但是它的叙述千真万确地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描述一个场景,宣泄一种情绪,刻画一种情境,而不是写一个完整的故事。短篇小说写情节,中篇小说写故事,长篇小说写命运,每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都有这个体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门罗的小说,不管它的字数多少,它们的的确确都是短篇小说。

这些短篇小说对于国人的阅读应当是个挑战,很长的一段篇幅里往往是一个女人的独言独语,或是一个情景的细致描写,而门罗往往又不告诉读者那个女人的独语是为了什么,那个情景描写的意义何在。她常常在看似平淡无奇、有些冗长散漫的文字后面给人出奇不意的结尾,这使浸淫在她的文字之内、心底本来暖洋洋的读者,陡然感到彻底的寒冷,在此之前的人物独语,情景描写便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

《激情》这个小说,我足足读了一上午,中途差点放弃,我实在弄不明白门罗不停地讲格雷斯与尼尔开车途中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意义,等到格雷斯回到旅馆,尼尔却在返程中遭遇车祸身亡,我才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文字的含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说话、睡觉之间也许就有爱情存在,也许就有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门罗的这种处理方式反比强烈的故事推进更给人带来震撼。震撼之余,门罗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悬念:尼尔是爱格雷斯的吗?尼尔的酗酒是因为爱格雷斯却不能吗?尼尔的车祸是自杀吗?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将《逃离》这部小说解读为“一个女人想逃离丈夫,然而逃离过程中感觉离开丈夫却无法生活,因此重新返回”这样一个故事。其实《逃离》里面讲述“逃离”的只是短短的文字,更多的文字在描写卡拉对生活的感受,她的不安、紧张、惶惑,抑或更多类似于此的情感,自然还有她与贾米森太太那种无法言说的奇妙感情。她逃离并不是因为许多人所言的丈夫脾气暴躁、虐待她,她的逃离只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一次身体与灵魂的自我放逐。《逃离》与其说是讲卡拉的逃离,不如说是讲卡拉女性心理的分析,门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心理分析师。天知道,卡拉是一个性格有些扭曲、甚至稍稍变态的人,我认为她有一些受虐倾向,她需要生活给她这种压迫的、受伤的感受,如果脱离这种环境,那么她就会感到惊慌失措。“要是你还想从我身边跑开,瞧我不抽烂你周身的皮肤。”他对她说,而她就会说:“你舍得吗?”“什么?”“抽烂我全身的肌肤呀?”“那是当然。”他精神头很高,就像她刚认识时那样让人难以抗拒。这是卡拉与她丈夫的对话,卡拉像个小女孩那样,撒着娇地招惹她的丈夫。

卡拉常常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事情来满足自己的受虐心理,例如编造贾米森先生曾经骚扰她的桥段。在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她也用编造故事来掩饰,她不承认自己的逃离,她说一切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全都是我编出来的”。

《逃离》中那只消失许久的小山羊,突然在卡拉逃离的晚上自行归来,有人认为这是门罗在小说中做魔幻处理。我却认为这是小说的一种技巧——将一种情绪或是意象具体化。小山羊丢失、归来、变成头盖骨,隐喻了卡拉对于生活与生命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读者自己去想吧。

卡拉的受虐情节在《办公室》中得到充分体现。患有强迫症的办公室主人接二连三将他的意志强加于“我”,当“我”对他的强加置之不理时,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扰他的生活,对他造成了伤害,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声讨“我”。而他的生活中偏偏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证实着他的猜测,最终迫使“我”以最快的速度搬离这间办公室。不从这篇小说蕴含的社会意义讲,单从办公室主人这个人物分析,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以“爱”、“帮助”或是“恨”的名义将个人意志强加于我们,不是使我们逃离,便是使我们妥协。

“朱丽叶系列”在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中占了较大篇幅,《机缘》写朱丽叶的艳遇。旅途中,她与那位男子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多年以后,男子寄给她一张明信片,朱丽叶便带着这张明信片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他。《匆匆》写朱丽叶带着孩子回家探望父母。孩子是她与《机缘》中与艳遇男子所生。少年时候的生活经历造成朱丽叶与父母的冷淡、隔离,那种亲情间的疏离无处不在。《沉寂》写的是朱丽叶年老的事情,丈夫死去,女儿到某个地方“隐退”,她独自一人生活。起初担心女儿找不到她,不敢搬家,5年之后,不再期望女儿寻找她,于是不停地搬家。有一天,她知道了女儿可能在某个地方生活,可是她却不想去找她,她甚至认为女儿与她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出生、成长、少年、爱恋、婚姻,经历了在这个世上走一遭所必须的一切后,一个人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自然,以上这些都是对艾丽丝·门罗单独文本的解读,这样的解读适合每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不能够解释门罗为什么能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得奖的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因为小说透露出的浓郁的气息,这种气息使她的小说会呼吸,有起伏,有动感。这种气息是作家长期修炼而形诸于文字的强大气场,它隐藏于精准的文字之下,隐蕴于平常的情节之中,于漫不经心之处,给人以猛烈的一击。

“用普通而又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普通的事情,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如一张椅子,一扇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或一副耳环以惊人的魔力。”这话是简约主义大师、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说的,这话同样适用于艾丽丝·门罗。

艾丽丝·门罗就是一个武林高人,她衣着朴素,少言寡语,不动声色地隐匿于人群之中,但是不经意间的轻轻一瞥,便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

“高贵”二字,并不轻松

□韩丽敏

张建云创作的《微国学》一出版便引来各方关注。那么,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微国学》共6册,开本787×1092毫米,这样的开本,或许是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定名《微国学》的原因之一。作品分“建德篇”、“养心篇”、“修身篇”、“齐家篇”、“处事篇”、“为政篇”,所摘600句,均从中华古代先贤的著作中精选而来,作家把这些经典名句摘录出来,并以自己的视角进行评说,让读者读来颇感新颖。

《微国学》以“建德篇”之“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开篇,以“为政篇”之“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结束。作者的每一则评说,都与当下社会状况、人文状况关联。诚如张建云在自序中写的那样:“当今社会更需要的是质量,是文化,是素养。想快,可以,但要在守时、守信、守规矩的前提下。这是高贵。”

的确,恐怕没有比守时、守信、守规矩这几个字,更能撑得起“高贵”二字了。高贵两个字,写起来轻松,读起来也轻松,但是假若用心细细去掂量,便会发现这两个字其实并不轻松,它的分量双手难以托起,双肩也难以扛动。腰缠万贯者,不一定高贵,高贵不是拥有财富多少的代名词。高贵是长期的文化积淀、道德规范、环境熏陶出来的产物,需要具备仁、义、礼、智、信、领悟道、修养德、求自然、守本分、淡名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美德。一个人,一个国家,拥有了这些美德,方可称之为高贵。而这份高贵,在《微国学》里处处可以寻得。

《微国学》对许多的国学经典加以评说,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让阅读者有为之振之感;同时,又因了作家的评说所具有的时代感与文学感,而显得难能可贵。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通过对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主旨、为人处事准则、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哲学倾向的诠释,指出了国学对当下这个时代依然具有进步意义、社会价值。作者论述了我国古典文化中那种朴素的自然法则,以及其中蕴含的生命大智慧。作者的评说时而柔和,时而犀利,时而抒情,时而奔放,极具魅力和感染力。

《微国学》是一部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而创作的作品。这里没有虚矫赘文,没有无病呻吟,阅读者从中看到的是精练的语录,是平实的评说。“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这是《荀子·性恶篇》中的论述。“假设人生一世只需10袋米,有些人却还在为20袋米烦恼,为30袋米痛苦,为40袋米犯罪,为50袋米走向刑场,难道他们真的没看见,有多少人穷尽了一生只为了那聊以糊口的一袋米。追求与贪念仅一步之遥,方寸之间。”——这是张建云对《荀子·性恶篇》的评说,简约、精练,无谓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就抓住了人、打动了人、启发了人。

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文化的珍宝,以温暖的文字评说着先贤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文化精髓。晦涩的东西变得不再晦涩,难懂的东西变得不再难懂,枯燥的东西变得不再枯燥,经典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张建云创作的《微国学》,体现了一位“70后”作家的文化修养和文学写作功力,体现了作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当。